

职业“化缘”人臧璐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周元

1月8日晚10点30分,在网上碰到臧璐。刚打了声招呼,那边回了一行字:“我还在办公室,回家再聊。”等QQ头像再次闪动,已经是11点多了。快过年了,作为四川省灾后重建志愿服务协调办公室主任的臧璐特别忙,每晚都是凌晨1、2点才休息,11点多回家还算早的。

“灾区还有很多老百姓过年需要食用油,我还得想个法。”
“还不睡吗?”
“在给熟悉的合作伙伴写信‘化缘’,发完邮件把2009年的工作计划写了再睡。”
短短几行字,突然让人在寒夜感受到了一丝暖意。

藏羚羊纯净的眼睛 改变了我的人生抉择

臧璐,山东菏泽人,2005年毕业于海口经济技术学院(现海口经济学院)空乘专业。如果不是从事了慈善事业,我们或许可以在飞机上碰到这名帅气的“空少”。

第一次见到臧璐是在2008年12月5日举行的海南省青年志愿者表彰大会上。原以为这名曾远赴可可西里守护藏羚羊、震后立即赶赴灾区抢险救灾的志愿者是位满脸风霜的大汉,上台领奖时一看,却是一名白净斯文的青年。更没有想到的是,经历丰富,先后任职于香港扶轮社、李连杰壹基金、四川省灾后重建志愿服务协调办公室等慈善组织的他,竟然是“80后”。

其实,小时候的臧璐特别调皮,读书也不用功,父亲将他送到了武术学校磨性子,一练就是五六年,练就了他现在的好身体和坚强毅力。臧璐家附近有座寺庙,身为佛教徒的母亲经常带臧璐到福利院打扫卫生、照顾老人。从小耳濡目染的他,也怀了一颗悲天悯人的善良之心。

2004年,臧璐成为全国招募的8名可可西里环保志愿者中最小的成员。通过四处筹借和一家户外用品店的赞助,臧璐筹集了1万多元的费用和必要的装备,踏上了西行之路。

可可西里地处青藏高原腹地,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,是目前中国建成面积最大,海拔最高,野生动物资源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之一,区内的藏羚羊保护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。而这里的气候也非常严酷,自然条件恶劣,人类无法长期居住,被称为“生命的禁区”。

当年10月,臧璐抵达可可西里卓乃湖保护站,那里有着灼人的阳光和让人难以想像的寒冷。服务期间,臧璐曾在冰天雪地里徒步两个小时寻找迷路的牛群,曾亲手喂养小藏羚羊、救助受伤的野驴,还深入保护区周边地区及109国道沿线,向老百姓宣传野生动物和生态保护的相关法律、法规。

可可西里的天空和藏羚羊的眼睛一样纯净,臧璐深深地被震撼了。而这次可可西里之行,便成为他人生抉择的一个转折点。



在四川凉山麻风村,臧璐(右一)与当地村民在一起。

艰辛地行走 40元钱拯救了我的灵魂

一毕业,臧璐并没有关心自己的工作,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慈善公益事业。他成立民间组织——“热带雨林调查研究会”,聚集了一群同样热爱环保的年轻学子。

2006年7月,青藏铁路通车,臧璐和3名同伴从西安出发,开着两辆改装的摩托车进藏,宣传保护海南黑冠长臂猿。车前,红色的“海南热带雨林研究会环保万里行”条幅在飘扬。

然而,在艰辛的行走中,在一系列的志愿服务中,臧璐遇到了最大的困难:筹款和信任。

作为一名志愿者,所有的志愿服务都是无偿的,由于还需要投入必要的活动资金,很多时候要自掏腰包。臧璐没有固定工作,有时在广告公司做文案,有时在房地产公司做销售,同时兼几分工,挣点钱就要出去宣传。刚开始时没有任何资助,吃住住行的艰苦可想而知。为了维持公益活动的运转,他必须向社会争取必要资金。然而,他必须首先获得别人的理解和信任。

“有时别人会以为我是骗子。”臧璐没有过多描述那段艰辛的经历。只是当提到一位中学生写信鼓励他,并寄来40元钱时,他忍不住说:“40元钱拯救了我的灵魂。”

虽然从事公益事业是臧璐的最大理想,但途中他不得不折回现实。在北京798艺术区一家大型的动画公司,臧璐找到了待遇不错,也比较稳定的一份工作。

“因为总是在付出,发的奖金和自己辛苦打工挣得钱都花完了,做志愿者不能靠家人或朋友支持吧。所以要在先满足自己生活的前提下再从事公益。”臧璐说。

怎样才能既从事公益事业,又能维持生活?臧璐在矛盾中努力挣扎。

通过志愿服务,臧璐有机会认识了一些慈善基金会和组织,他们向臧璐发出邀请,出薪聘请他管理一些慈善项目的运作。于是,臧璐辞去动画公司的工作,从一名志愿者,变成了一名职业慈善经理人。

虽然国内大多数慈善组织的工资较低,但臧璐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:“为梦想活着,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有了正式的组织,能得到更多的理解和信任,更重要

的是有机会帮助更多的人。”

在麻风村里 他们需要精神上的尊重

作为一名职业慈善经理人,臧璐一年有200多天奔波在去基层送物资,或去各地走访、筹款、参加活动的路上。他到过非洲、美洲,足迹几乎遍布中国,而让他最难忘的还是在香港扶轮社汉达凉山康复中心工作的日子。



藏羚羊清澈的眼睛，改变了臧璐的人生抉择。

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乌衣乡阿布罗哈村,从臧璐脱口而出的长长地名看,这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小村庄。不但如此,这个100多人的村子,住的全是麻风病康复者和他们的子女。

每次从凉山州府西昌的康复中心下乡送物资,先要开车绕山路6个多小时,然后臧璐和他的同事们需要背着物资走3个半小时的山路,中间,还要过一段溜索。一段钢丝绳横跨两山之间,绳下是湍急的河水。

村子里,因麻风病导致肢体残疾的村民用最原始的生产方式劳作,非常贫穷。更重要的是,由于长期以来的封闭和歧视,他们的心理受到严重影响,即使是健康的康复者子女,也走不出那个村子。

在康复中心工作近一年的日子里,臧璐通过各地筹款、演讲,为麻风康复者们买了棉被、花生油及衣物捐赠给了康复者和他们的家人。“除了物质帮助,他们特别需要精神上的一种尊重,需要感觉到平等。”臧璐说。

每次进村,臧璐都与村民同吃同住,和村民握手,甚至盖一床被子。他以这样的方式无声传达着他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。

臧璐赢得了村民心底的信任。每次进村,村民高兴得就像来了最重要的客人。他们终于敞开心扉接受外来的东西,包括新的生产方式、健康常识,慢慢走出村庄融入社会。

后来,臧璐又受聘于心露慈善基金会、李连杰壹基金等多个慈善基金会与非政府组织,为他们提供慈善项目管理咨询和顾问工作。如今,他仍身兼多职: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执行主席、四川灾后重建志愿服务协调办公室主任、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妇女儿童发展促进会(筹)委员长。

“我对获得的每一项荣誉都看得很重,我很乐意接受记者的采访,因为我想让更多的人认识和理解我们这群人,我们这项事业。”臧璐坦白而又深情地说。

孤独的行者, 梦想成为“国际叫花子”

“职业慈善经理人通俗点说就是‘叫花子’。不断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,不断邀请社会各界群众一起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事业,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”

臧璐说,“我的梦想是当一名‘国际叫花子’,把中国的慈善事业与国际接轨,让更多人及时得到帮助,让更多的认加入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行列。”

“我们缺人手,也愿意花薪水请,但找不到合适的人。”臧璐说,目前,国内院校、科研机构无一家开设相关学科来培养职业慈善经理人。

臧璐说,慈善事业是一门学科,但我国的慈善事业才刚刚起步,有很多不完善,社会对慈善事业的认识也有待提高。

“现在越来越意识到知识不够用,

等把手上的团队带出来后,我想到国外进行更系统的学习”,臧璐充满热情。虽然梦想勾勒得越来越清晰,但行走的过程却有遗憾和孤独。
“我给妈妈买的最贵的礼物是180元的外套。我觉得对不起家人。其他同学和朋友能给父母买好多好的东西,我不能。而且陪伴他们时间太少、太少。”
同样因为工作的原因,曾经的女友离他而去。虽然现在的女友与他志同道合,但两人聚少离多。

臧璐文笔很好,尤其喜欢写诗。他的文字很安静、一个个静悄悄地坐在那里,带着些许孤独,又含着沉默的力量。

这是矛盾的,也是真实的臧璐——
我不会怕难,有多远就走多远,一百到一千/风景就像水一般,流到你面前,它们都与路无关,尽管灿烂/我不会不耐烦,有多远就走多远,一千到一万/回忆就像梦一般,脑海中闪现,它们都与路无关,尽管灿烂/就在这一瞬间,梦浮现在眼前/哪怕只一瞬间,一瞬间的改变/就在这一转眼,一转眼间扩散/你说还有时间,我还能走很远